

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内在动机驱动下的从医意愿提升路径探索

杨红兰^{1,2*}, 杨彬^{1,2*}, 吴莎莎^{1,2}, 陈单^{1,2}, 李潇^{1,2}, 艾戎^{1,2}, 金皎^{1,2#}, 杨小燕^{1,2#}

¹贵州医科大学儿科学院, 贵州 贵阳

²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要

儿科医生紧缺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医意愿偏低是其关键因素。临床实习是医学生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学生走向医生的关键过渡期, 也是从医意愿下降的敏感时期, 更是内在动机驱动下促成从医意愿重新生成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内在动机为核心框架, 聚焦儿科学本科生的临床实习过程, 系统分析了内在动机驱动下从医意愿的生成逻辑, 指出职业认同感、自我效能感、价值实现预期、情绪体验与成就是驱动从医意愿的核心内在因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儿科学临床实习中内在动机驱动下的“四维一体”的从医意愿提升路径: 优化实习内容供给以增强职业认同感、构建正向情感体验以驱动内在兴趣、促进价值澄清以驱动职业选择、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增强职业信心。以期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临床实习, 内在动机, 从医意愿, 生成逻辑, 提升路径

Exploration on the Enhancement Pathway of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Pediatric Career Driven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during Clinical Internship for Pediatric Undergraduates

Honglan Yang^{1,2*}, Bin Yang^{1,2*}, Shasha Wu^{1,2}, Dan Chen^{1,2}, Xiao Li^{1,2}, Rong Ai^{1,2}, Jiao Jin^{1,2#}, Xiaoyan Yang^{1,2#}

*共同第一作者。

#共同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杨红兰, 杨彬, 吴莎莎, 陈单, 李潇, 艾戎, 金皎, 杨小燕. 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内在动机驱动下的从医意愿提升路径探索[J]. 教育进展, 2026, 16(7): 1220-1228. DOI: 10.12677/ae.2026.1671490

¹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²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18,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pediatricians is a prominent issue facing China's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e low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is a key contributing factor. Clinical internship is a critical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mov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from students to doctors, as well as a sensitiv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declines. Moreover, it serves as a critical period where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is regenerated, driven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Guided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linical internship process of pediatric undergraduates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driven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It identifi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elf-efficacy, value realization expectation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s the core intrinsic factors driving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On this basis, a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ed" pathway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driven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during pediatric clinical internship is proposed: optimizing internship content supply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ng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 drive intrinsic interest, promoting value clarification to drive career choice, and improving self-efficacy to enhance career confiden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pediatric undergraduate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Keywords

Clinical Internship, Intrinsic Motivation,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Medical Career, Generative Logic, Enhancement Pathwa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儿科医生紧缺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¹将“加强儿科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²将儿科列为重点建设的紧缺专业,儿科学本科专业的招生被再度重视。课题组前期针对儿科学专业本科生从医意愿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儿科存在从医意愿偏低的情况,临床实习是从医意愿下降和重新生成的敏感时期,而个人内在动机则是影响从医意愿的最主要因素。2023 年 Kahvo 等对纳入 36 项实证研究的范围综述也指出早期接触临床是儿科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但缺乏过程性机制解释[1]。Balmer 等的研究则发现,临床实习是医学生评估自身“内在指导原则”与儿科价值观是否“契合”的关键阶段,但其研究未能揭示哪些具体因素能强化这种契合感、内在指导又如何发挥作用[2]。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

¹<https://www.nhc.gov.cn/guihuaxxs/c100132/201610/cef9821abcf4544bb27e2bc533bd7cf.shtml>²<https://www.nhc.gov.cn/bgt/gwywj2/202009/54f4a57e6eaf40afa48b608e4fed35b6.shtml>

过程, 以内在动机驱动为视角, 分析从医意愿的生成逻辑, 并探索相应提升路径, 以期为儿科学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 本文采用理论建构型研究方法, 借鉴 Jabareen 提出的概念框架构建方法论[3], 以 Ryan 和 Deci 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为依据[4], 结合儿科学临床实习的场域特征与课题组前期的实践观察, 拟构建“临床实习情境-内在动机激活-从医意愿生成”的理论模型。

2. 内在动机、从医意愿的内涵和特点

2.1. 内在动机理论及驱动机制

内在动机指个体因活动本身的内在趣味性、满足感或意义感而从事该活动的心理动力, 是解释内在动机最权威的理论框架[4]。该理论认为, 个体的内在动机来源于三种心理需求的满足: 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归属需求[4]。当个体在活动中体验到自主选择、能力胜任和情感联结时, 内在动机就会被激活并生成持续的驱动力。

在医学教育领域, 内在动机驱动表现为医学生对医学知识的好奇心、对临床技能的精进追求、对患者健康的责任感以及对医生职业的价值认同[4]。驱动内在动机的关键是: 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的空间、设计难度适中的挑战性任务、营造支持性的情感氛围[5][6]。相比来源于应付考试或追求高薪的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驱动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长期坚持, 更有可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持久的职业满足感[4]-[6]。

而在本文中, 将内在动机置于儿科临床实习的具体情境中进一步操作化, 将其定义为: 因与儿童互动的愉悦感、解决儿科临床问题的自豪感、满足感及承担儿科责任的价值感, 而主动投入儿科职业的意愿倾向。可采用《内在动机量表》(IMI)的儿科情境版本进行测量。

2.2. 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的内在动机驱动因素

从医意愿泛指医学生是否具有从事该医疗职业的意愿或态度。在本文中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被定义为: 儿科学本科生在临床实习阶段, 对毕业后选择儿科作为执业方向并长期从事儿科临床工作的行为承诺与职业倾向, 可从职业情感、职业行为倾向、长期承诺三个层面进行测定。

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的形成, 受多种内在动机驱动因素的影响。结合相关文献、前期的调查研究及之前几轮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教学实践, 本文将驱动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的内在动机因素归纳为以下四个核心维度[7]:

第一, 职业认同感——身份驱动的核心。职业认同感是指个体对所学专业及未来职业的认同程度。儿科学本科生在临床实习中如果能够建立起对儿科医生这一职业的积极认同, 认可其具有社会价值和個人意义, 则更有可能在身份驱动下增强从医意愿。相反, 若对职业角色模糊或价值认知偏差, 则从医意愿显著降低。

第二, 自我效能感——能力驱动的核心。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任务的信心。在儿科学本科生的临床实习中, 学生在面对疾病诊断、医患沟通、穿刺操作、疾病治疗效果等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直接影响对未来从事儿科临床工作的信心, 自我效能感越高, 其从医意愿越强。

第三, 价值实现预期——价值驱动的核心。价值实现预期是指儿科实习生对自己未来能否在儿科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的预期。儿科工作具有高情感投入、低经济回报的特点, 若学生能在实习中体验到情感和价值层面的正向反馈, 则更易在价值驱动下形成内在的从医动机。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预期并非由外部灌输形成, 而是学生在多元价值参照与自主辨析中逐步澄清的结果。

第四, 情绪体验与成就感——情感驱动的核心。情绪体验与成就是内在动机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儿科实习中, 学生与患儿、与家属、与教师间的互动, 可带来积极或消极情绪。正面的情绪体验, 如成功缓解患儿病情、被患儿家属信任、被带教老师肯定均会增强其成就感, 进而驱动从医意愿的形成。

3. 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内在动机驱动的价值

临床实习是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下降的敏感时期, 也是内在动机驱动从医意愿重新生成的“黄金窗口期”。

第一, 临床实习是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学生将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真实病例, 这种“知行合一”的体验是理论课堂无法替代的, 能够有效驱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职业向往。然而, 如果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实践锻炼不够或缺乏及时有效的引导, 其自我效能感很容易受挫, 进而导致从医意愿降低。

第二, 临床实习是职业情感萌发、职业素质形成的土壤。在与患儿及家属的近距离接触中, 学生的共情能力、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被逐步激活, 其作为医生的价值得以初步体现。这一时期是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 正向的情感体验可以驱动从医意愿的生成。

第三, 临床实习是职业认同确立的催化剂。学生在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中, 逐渐理解和认同儿科医生的职业价值与使命。实际病例中带教医生的专业态度、人文关怀和精神风貌, 往往比课堂的说教更能影响学生的职业选择。且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 学生可将外在的职业规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 从而在身份驱动下坚定从医信念。

第四, 临床实习为持续激发内在动机提供了独特的环境支撑。临床实习具有全员参与(带教老师、护理老师、管理人员、学生同伴)、全程贯穿(实习前、中、后)、全方位覆盖(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的育人特征, 这种多维度的环境支撑为持续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临床实习承载着知识转化、情感萌发、认同确立的多重功能, 其独特的环境属性为内在动机的持续驱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将内在动机驱动作为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教学改革的核心目标, 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4. 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内在动机驱动从医意愿的生成逻辑

基于上述内在动机理论和多轮临床实习教学实践, 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以内在动机为驱动从医意愿的生成遵循“需求触发-参与体验-客观获得-价值内化”的螺旋上升逻辑[8]-[10]。

4.1. 临床实习中儿科学本科生的内在需求与心理预期是内在动机驱动从医意愿生成的起点

人的行为选择起源于其内在需要。马克思指出, 需要即人的本性, 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原初动力[11], 是一切选择的开始。在儿科临床实习中, 学生的内在需求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能力验证需求, 渴望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真实病例, 检验“我是否真的学会了”; 二是身份确认需求, 希望通过临床实践获得带教老师、患儿及家属的认可, 确认“我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三是价值实现需求, 期待在帮助患儿缓解病痛的过程中体验职业的价值感。这三种需求层层递进, 构成了推动从医意愿生成的原始驱动力。

然而, 仅有内在需求并不足以启动从医意愿的生成链条, 还需要“心理预期”作为需求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动机心理学的“期待-价值”理论揭示, 个体对某项任务的投入程度, 取决于其对任务成功可能性的主观期待以及对任务价值的判断[11]。在实习开始前, 学生会对实习过程产生特定的心理预期, 当实习中实际获得与预期相匹配时, 学生获得正向价值感知, 内在动机得到强化, 从医意愿随之增强; 反之, 若实际获得远低于预期(如一名学生期望掌握骨髓穿刺操作技能却仅被安排整理病历), 则容易产生失望和抗拒情绪, 从医意愿随之减弱。

4.2. 临床实习中儿科学本科生的有效参与与深度体验是内在动机强化从医意愿的成长点

内在动机的强化发生在学生从“被动观察”转向“主动参与”的临界点上。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揭示,当个体面临的挑战难度与自身技能水平相平衡时,最容易进入全神贯注的沉浸状态,产生强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11],这正是内在动机得以强化的典型心理机制。在儿科学本科生的临床实习中,这种强化过程往往发生在以下时刻:一名学生独立完成某个患者的诊断判断时,带教老师当场肯定其能力;一名学生在夜班中及时准确判断出患儿病情变化,得到值班医生的认可;一名学生经过耐心沟通,成功安抚了原本哭闹不配合的患儿。这些“我做到了”的关键体验,成为内在动机从弱到强、从波动到稳定的转折点。

而有效的深度体验需要多重条件的协同保障。其一,自主选择权是深度投入的前提。当学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感兴趣的病例或练习的操作时,其参与实习的主动性显著增强。其二,适度的挑战难度是进入心流状态的关键。任务过于简单会导致倦怠,过于困难则会引发焦虑,只有当任务难度略高于学生当前能力水平、且通过努力可以达到时,内在动机才能持续强化。其三,及时的反馈是能力确认的保障。学生需要借助带教医师的即时评价来校准行为、确认进步,缺乏反馈会让学生陷入“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做不做都可以”的迷茫状态。其四,严谨且支持性的导师督导,为儿科学本科生在复杂的临床实践中建立了至关重要的“安全护栏”。在保障患者安全的前提下,一种基于容错与复盘的学习氛围,能促使学生在面对复杂病例时,敢于承担适当的压力与挑战。以上这些条件的协同作用,能够促使学生在深度体验中不断完成从“我不会”到“我学会了”、从“我不敢”到“我做到了”的能力跃升,推动从医意愿在螺旋上升中持续强化。

4.3. 临床实习中儿科学本科生的客观收益与价值感知是内在动机转化为从医意愿的关键点

临床实习中的客观收益是内在动机从“驱动行为”到“形成从医意愿”之间的关键转化环节。这个转化的核心是学生在实习中获得的客观收益及其对这些收益的价值感知。与课堂学习及毕业后工作不同,实习中的客观收益并非以分数、金钱形式呈现,而是嵌入在具体的临床情境之中:独立完成病历后带教老师的点头认可、及时发现病情变化时家长的真诚感谢、参与抢救后对自身能力的重新定位、目睹带教医生彻夜守护及临终人文关怀后对职业使命感的深层理解。这些收益具有鲜明的“情境嵌入性”,它们是在“做”的过程中被同步体验到的。

客观收益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学生能否对其进行“意义赋值”。儿科临床实习中的收益具有三个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影响转化的效率。其一,具身性:收益通过身体力行直接体验,如穿刺成功时手指传来的突破感,穿刺液流出时的成就感,这种体验比任何口头表扬都更具说服力。其二,即时反馈性:操作成功与否、家属的情绪反应如何、教师的即时评价如何,这些能在短时间内形成闭环,使学生迅速确认“我做到了”。其三,累积转化性:单次成功体验可能只是微小收益,但多次同类体验的累积会逐步重塑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推动从医意愿从模糊走向清晰。

然而,客观收益的获取并不完全等同于从医意愿的形成。还在于学生能否完成“价值感知”,即意识到这些收获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何意义。如果一名学生成功完成了多次操作,却仅将其视为“完成任务”,未能从中体会到能力成长的喜悦和职业价值的确认,那么这些经验就难以转化为从医意愿。带教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和意义建构,通过“这次经历让你明白了什么”、“这件事对你选择做儿科医生有什么影响”等追问,促使客观收益完成向内在驱动从医意愿的转化。

4.4. 临床实习中儿科学本科生的价值内化与情感共鸣是内在动机驱动从医意愿固化于心的落脚点

学生在实习中获得技能提升和价值体验之后,并不必然走向从医意愿的稳定确立。从短暂的“我感

到当医生很好”到持久的“我要当儿科医生”，中间需要跨越一道心理门槛，即学生是否完成了从外部体验到内部信念的转化。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外在体验”到“内在承诺”的转变，自我决定理论将这一过程称为“内化”[4]。只有当外在的价值内化成学生个人意义系统的一部分时，从医意愿才能真正“固化于心”。

在内化过程中，情感共鸣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理性层面的“我应当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并不足以形成持久的职业承诺，只有当学生在情感层面被触动，如因被家属理解而心生温暖，因治愈白血病患者康复出院而体验职业自豪，因被患儿家属真诚感谢而感受到被需要，这些强烈的情感体验构成内化过程的“催化剂”，有助于将抽象的职业价值转化为个人意义系统中“有温度的”信念，使内化不再是冷冰冰的价值接收，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

这种内化后的职业信念在行为层面具有可辨识的外在表征。当一名学生开始主动以“准儿科医生”的身份要求自己，在非值班时间仍关注患儿病情、与家属沟通时自觉使用“我们”而非“你们”的称谓、遇到困难时思考“我能做什么”而非“这不该我管”，这些细微转变标志着内在动机已从“被外部事件触发”转向“被内部信念驱动”。同样，当学生在成功帮助患儿后体验到“这就是我想做的”职业确认感，在面对棘手情况时坚持“再试一次”而非轻易放弃，这些都是内在动机深度固化的外在印证。

促进这一内化过程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建立“职业身份”与“个人意义”之间的联结。带教教师可通过具体事件中的反思性提问，引导学生对实习经历进行深度反思，支持学生自主完成意义构建。如“这件事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医生了吗？为什么？”、“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支持学生将零散的实习经历自主整合为连贯的自我职业认知，在真实情境中引导学生进行身份追问。只有当学生真正将“解除患儿病痛”视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而非外部赋予的任务要求时，从医意愿才能真正固化于心。

综上所述，以内在动机为驱动的儿科学本科生从医意愿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逐层推进的过程。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内在动机驱动下从医意愿的生成逻辑链条。

5. 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内在动机驱动从医意愿提升路径

基于上述生成逻辑，本文提出了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的内在动机驱动从医意愿“四维一体”提升路径[12]，从实习内容、情感体验、价值澄清和自我效能四个维度出发，以内在动机为驱动力，在临床实习中全面提升儿科学本科生的从医意愿。

5.1. 优化实习内容供给，以职业认同驱动从医意愿

临床实习内容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客观获得和职业认同，也是驱动内在动机的根本基础。应在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的全过程优化实习内容供给，通过分层递进内容体系、职业素养全程融入、课程思政深度融合三个维度的协同，持续驱动职业认同。

第一，构建分层递进的实习内容体系。实习初期以观察和学习病历书写为主，如跟随查房、学习病历书写、观摩常见诊疗操作；实习中期逐步增加独立操作的机会，如完成体格检查、独立接诊轻症患者；实习后期安排1~2个病例管理和急危重症患儿初步识别。这种分层设计确保学生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得“跳一跳够得着”的挑战和成长，持续驱动其胜任感和成就感。

第二，将职业素养教育融入实习全过程。对标《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22版)》中“职业精神与素养”的要求，在实习教学全过程中渗透医学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价值观教育[13]。例如，在晨交班时结合典型案例讨论医德医风问题，在病例讨论中引导学生思考“以患儿为中心”的诊疗决策，使职业价值感在潜移默化中驱动学生。

第三，推进课程思政与临床实习的深度融合。深度挖掘儿科临床实习中的思政元素，如儿科医生的

奉献精神、医患沟通中的人文关怀、急危重症救治中的责任担当[14][15],使学生在专业技能学习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价值重构。

5.2. 构建正向情感体验,以情感驱动内在兴趣

情感体验是内在动机从“认知认同”走向“情感承诺”的关键桥梁。在儿科临床实习中,可在成功体验中积累职业自信、在叙事反思中深化情感联结、在师生互动中获得情感支持,从而以情感驱动内在兴趣。

第一,在成功体验中积累职业自信。带教老师应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跳一跳够得着”的挑战性任务。例如,学生掌握病历书写及体格检查基本技能后,教师可安排其接诊一名轻症肺炎患儿,完成从问诊到初步诊断的全过程。完成后教师应及时给予具体肯定,如“你对啰音的判断很准确、你对喘息症状的鉴别诊断思路很清晰”。这种反馈使学生从“我做到了”衍生出“我能行”、“我适合做医生”的职业信念。还可定期组织“成功时刻分享会”,将个体成功体验转化为集体职业信心。

第二,在叙事反思中深化情感联结。引导学生定期撰写医学叙事“平行病历”,用非技术性语言记录与患儿相遇的故事,包括自己的情感反应、困惑和成长[16]。例如,接诊白血病患儿后,以“我与一名白血病患儿的日常”为题,记录患儿的情绪变化、家庭成员的状态、以及自己的内心波动。不仅能使学生深度参与该病例的诊疗,还能帮助学生梳理情感体验、从患儿视角理解疾病意义、从家属角度建立共情,从而建立与职业角色的深度联结。还可定期举办“叙事分享会”,将个体情感体验转化为集体情感共鸣。

第三,在师生互动中获得情感支持。正向情感体验的持续生成离不开支持性的师生关系。当教师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对待学生,认真倾听其困惑并给予真诚回应,并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容错时,学生更易建立信任感,更愿意主动暴露知识短板、表达真实感受。教师一句“你做得很好,我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困惑”,比十句抽象说教更能温暖学生心灵。

5.3. 促进价值澄清,以价值驱动职业选择

情感体验点燃了学生对儿科职业的感性热情,但这种热情能否升华为持久的职业承诺,还取决于学生能否在理性层面自主回答“做儿科医生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一价值追问,即价值澄清[17],这是连接感性热情与理性承诺的关键路径,是内在动机从短暂情感体验走向持续行为投入的保障。在临床实习中,教育者应致力于为学生创设价值澄清的支持性环境,而非单向灌输既定的价值结论。可通过提供多元化的价值参照、创设真实的临床决策困境、引导学生开展自主价值辨析等方式,帮助学生自主发现并确认“做一名儿科医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一核心信念,使价值驱动真正源于个体内心的认同而非外部的要求。

第一,在多元叙事中拓展价值参照。单一的“英雄式”榜样叙事可能让学生产生“我做不到”的距离感,反而抑制价值认同。而引入儿科临床一线多样化的职业叙事,如既往坚守儿科二十年的资深专家的成长历程、青年医生从迷茫到坚定的转型故事,通过“儿科医生职业故事会”和随后的引导性讨论(如“哪种职业路径最触动你?为什么?”、“这个故事让你对好医生的定义有了什么新思考?”),帮助学生看到价值的多元可能性,从而在参照、比较与反思中自主定位个人化的价值坐标。

第二,在临床决策困境中激活价值澄清。真实的临床决策困境是价值澄清的最佳场域,只有当价值被置于两难抉择中,学生才被迫去辨析自己究竟“信什么”。例如,在接诊一名需要长期化疗但家庭经济困难的白血病患儿时,带教医师可将决策过程开放为学生自主辨析的议题: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治疗方案的“最优”应由谁来判断?是依据临床指南、家庭意愿、还是医疗资源的现实约束?当患儿家属

对治疗方案犹豫不决时,医生的角色是“说服者”还是“理解者与陪伴者”。在此过程中,带教医师的作用是提供必要的医学事实与伦理原则作为背景信息,而后支持学生在多方权衡中自主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当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完成了一次完整的“面临困境-权衡利弊-做出判断-承担后果”的价值澄清过程,其价值实现预期便发展成为经得起检验的个人信念。

第三,在社会议题中深化价值辨析。儿科职业选择不仅是个人偏好问题,同时也与社会宏观背景紧密交织,围绕儿科医生短缺、医患关系、儿科资源匮乏等热点问题,组织学生开展价值辨析,能够帮助学生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审视自己的职业定位。例如,以“如何吸引更多医学生选择儿科”为题,让学生从政策制定者、儿科主任、一线医生、患儿家属等角色出发进行观点碰撞。这种基于角色代入的多元视角体验,比直接告知学生“儿科很重要”更能促发其自主的职业价值判断。

5.4. 提升自我效能感,以能力驱动职业信心

自我效能感是学生面对挑战时保持坚持的源泉,也是内在动机驱动的重要心理基础。在临床实习中,应有计划地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分层任务积累能力证据、即时反馈强化能力感知、观察学习迁移能力信心的协同作用,以能力积累持续驱动职业信心。

第一,在分层任务中积累能力证据。根据学生能力水平设计递进任务:初级阶段以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等基础技能为主;中级阶段以独立完成常见病(如肺炎、腹泻)的病例分析为主;高级阶段以参与急危重症的初步处理为主。例如,学生熟练掌握肺部听诊后,教师可安排其独立接诊一名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成功完成后,学生便获得“我能够独立处理这类患儿”的真实能力证据,自我效能感随之增强。

第二,在即时反馈中强化能力感知。带教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进步,给予及时、具体、真诚的肯定。例如,学生完成医患沟通后,教师反馈:“你用了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这样的话语,很好地建立了信任感。”这种具体化的反馈比笼统的“做得不错、做得对”更有助于学生明确自身优势、强化有效行为。而对于失误,教师应以建设性指导替代简单批评,帮助学生将失败转化为改进方向。

第三,在观察学习中迁移能力信心。学生通过观察他人,成功产生“他行我也行”的替代性效能感。教师应采用“示范-讲解-复盘”模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学生可迁移的显性经验。例如,接诊肺炎病例前讲解病患接诊流程和肺炎的诊断要点,接诊后引导学生复盘“听到了什么、哪个步骤是难点”。同时,也可邀请高年级优秀实习生分享成长经历,让学生看“从新手到胜任”的可能路径,进一步增强自我效能感。

6. 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临床实习”这一从医意愿变化的敏感窗口期,以内在动机为核心框架,系统探讨了儿科学本科生临床实习中从医意愿的生成逻辑与提升路径。最终构建了“临床实习情境-内在动机激活-从医意愿生成”的理论模型,识别出“职业认同感、自我效能感、价值实现预期、情绪体验与成就感”是驱动从医意愿的四个核心维度,推演出“需求触发-参与体验-客观获得-价值内化”螺旋上升的生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习内容-情感体验-价值澄清-自我效能”四维一体的提升路径。对破解儿科医生短缺困境、培养德医双修的卓越儿科人才、落实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在此基础上开展纵向追踪及随机对照实证验证研究,以期为儿科人才培养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基金项目

2023 年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2023137); 2024 年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GZJG2024130); 2023 年贵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课题(JG2023006、

JG2023032); 2024 年贵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课题(JXYJZ-2025-019); 2025 年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级重点研究项目(JXYJZ-2025-012、JXYJZ-2025-019); 2025 年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级培育项目(JXYJP-2025-048)。

参考文献

- [1] Kahvo, M., Whelan, R. and Vallabhaneni, P. (2023) Why Choose Paediatrics? A Scoping Review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Paediatrics as a Career. *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182**, 9-23. <https://doi.org/10.1007/s00431-022-04659-6>
- [2] Balmer, D.F., Gottlieb-Smith, R.J., Hobday, P.M., Long, M., Carraccio, C., Bale Jr, J.F., et al. (2020) Pediatric Career Choice: Insights from a Novel, Medical School Pathway Program. *Academic Pediatrics*, **20**, 97-103. <https://doi.org/10.1016/j.acap.2019.07.013>
- [3] Jabareen, Y. (2009) Buil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Philosophy, Definitions, and Proced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8**, 49-62.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0900800406>
- [4] Ryan, R.M. and Deci, E.L.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68-7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68>
- [5] Neufeld, A. (2025) Putt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to Practice: A Practical Tool for Supporting Medical Learners' Motivation. *The Clinical Teacher*, **22**, e70140. <https://doi.org/10.1111/tct.70140>
- [6] Terech, J., Sarnowska, P., Bikowska, K., Guziak, M. and Walkiewicz, M. (2025) Who Thrives in Medical School? Intrinsic Motivation, Resilience, and Satisfac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Healthcare*, **13**, Article 3049. <https://doi.org/10.3390/healthcare13233049>
- [7] 陈鹏, 满玉红, 黄萨. 新医科背景下课程思政在儿科学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J]. 高校学生工作研究, 2021(2): 78-85.
- [8] 陈娟, 王立仁. 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生成及其提升研究[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8, 34(4): 73-77.
- [9] 马忠, 马伟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螺旋上升”的科学方法论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9): 66-71.
- [10] 邢雁欣. 主体间性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制度认同的生成逻辑阐释[J].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5, 42(4): 7-10.
- [11] 徐姝琦.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生成逻辑和提升路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6, 16(3): 100-108.
- [12] 王焕良, 马凤岗, 郑秀文, 等. 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 [13]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22 版) [S].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23: 15-20.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 2020-05-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6-05-14.
- [15] 陆道坤. 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3): 64-69.
- [16] 钟兰萍, 钟春如, 马蕊, 康晓敏. 叙事医学在医学生培养中的应用[J]. 教育进展, 2023, 13(2): 713-717.
- [17] 董玉雪, 石中英. 价值澄清理论在中国: 回顾与讨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 45(3): 13-21+30.